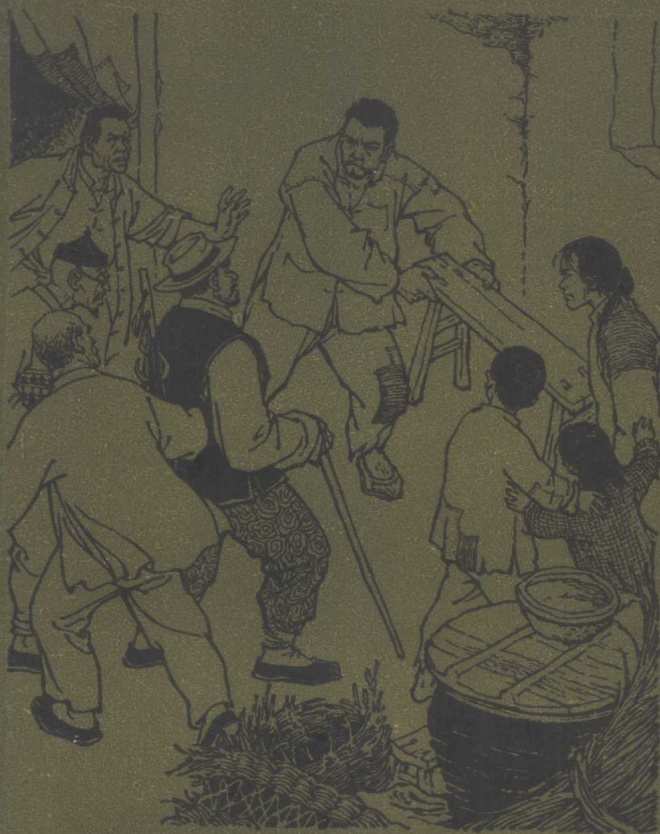


地主罪行录



地头蛇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地头蛇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地 主 罪 行 录

地 头 蛇

本 社 选 编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目 录

桃花塢下滔天恨	(1)
血 債	(29)
“活閻王”邵展成	(44)
土皇帝——“南霸天”	(64)
恶霸地主潘恩隆母子罪恶纪实	(73)

桃花塢下滔天恨

凌四秃子頭頂光，
殺人魔王霸南鄉，
殘害百姓無其數，
蹂他田邊也遭殃。
桃花塢下滔天恨，
血海深仇永不忘。

這是二十年前在河南省固始縣南鄉一帶流傳的一首民謠。這是無數農民對“南霸天”凌湘洲的血腥罪行的憤怒控訴。

“南霸天”凌湘洲，本是一個只有六十畝土地的小地主。但是後來怎樣一躍而成良田千頃、金銀滿櫃的大惡霸地主的呢？只要打開凌家的血腥發家史，我們就可以找到明確的答案。

原來，凌湘洲是靠着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而飛黃騰達起來的。在凌湘洲的背後，有兩根鍍着金的木頭柱子：一是任國民黨反動政府立法委員的堂兄凌子煌；一是任國民黨反動政府駐外公使的堂弟凌冰。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，真是一點不假。凌湘洲就是仗着堂兄、堂弟的權勢，扶搖直上，戴上了烏紗帽，成為橫行一時的“南霸天”的。

一九二七年，凌湘洲從吃租課，開糧行、油坊、屠宰場的地

主兼資本家，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第十二軍第一師的師部參議。由於他屠殺人民“有功”，很得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賞識。一九三〇年，凌湘洲就成了固始縣的縣太爺。不久，又官升三級，被封為豫南五縣（潢川、光山、固始、息縣、商城）的“剿共”總指揮。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，為了效忠反動頭子蔣介石，在國民黨反動派第四次“圍剿”、“掃蕩”鄂豫皖大別山革命根據地時，充當了“急先鋒”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，他殺害了上千名的革命志士和窮苦百姓，燒毀了上萬間民房，製造了二十多里地的“無人區”。從此，東從安徽霍丘邊界，西至河南商城縣境，南起安徽金寨，北到河南固始縣城，方圓一百多里，都成了凌湘洲的天下。這個“土皇帝”依仗權勢，敲詐勒索，無惡不作。到處霸山吞田，打圍寨、蓋樓房。從凌湘洲無耻霸占桃花塢柴山起，他前前後後一共霸占了良田、竹園、松山、柴山一千五百多亩，每年搜刮的米麥達到十八萬斤，銀洋達到十二萬元。

一九三三年，凌湘洲又搞了一個封建迷信組織，名叫忠恕道（原名中皇道，又名元英道），自任教主。他到處造謠惑眾，強迫群眾入道，企圖借反動會道門，進一步欺壓群眾，鞏固他的統治地位。凌湘洲在當地群眾心目中，的確是一個萬惡不赦的禍首罪魁。

誣賴詭詐 血腥起家

“南霸天”凌湘洲仗着他堂兄、堂弟的權勢，遠在一九二七年就開始了霸山吞田的罪惡勾當。一九三〇年，凌湘洲戴上烏紗帽，爬上了偽固始縣長、豫南五縣“剿共”總指揮的“寶座”

以后，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、欺詐苏家围一带的穷苦农民和屠杀共产党人。他揮舞手中的屠刀，张开了血盆大嘴，吞并了一座座松山、柴山，一块块良田，逼得穷苦农民流离失所，卖儿卖女，逃荒要飯。

一九三〇年冬天，刺骨的西北风不停地刮着，刮得大地光秃秃的，没有一点生气。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，凌湘洲强迫一百多名长工、佃戶和穷苦农民給他打围寨。围寨占地十二亩，把貧农姜应举、姜則衡等十九戶的五十多間房屋，全部圈在围寨之內。凌湘洲带着狗腿子，腰挎盒子枪，象催命鬼一样，挨門挨戶威逼群众搬家。一霎时，姜則衡等十几戶四十多口人被赶出了围寨。他們的房子被封了，田地被霸占了。在这烏云密布、北风呼嘯的寒冬腊月，他們往哪里走、往哪里逃呢？老人的惨叫和孩子的哭喊，响成一片，震天动地。后来，有的只得在山脚下搭个人字形茅庵，暫避风寒；有的到处投亲求友；有的出外討飯，从此就消失了踪影。

可姜应举是个硬汉子。无论狗腿子們怎么叫喊，他就是不願搬家，象一块巨石似的，倔强地竖在自己家門口，一动不动。这一下可惹恼了凌湘洲，他亲自来到了姜应举家門口。他一見姜应举那倔强劲头，不觉心里一怔，但馬上又故作鎮靜地說：“你好大胆！为啥期限已过还不滾蛋？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吧！”

“告訴你，和我講話，你嘴巴先得干淨点。这房子是我的，房基地也是我的，我为啥要搬家？”姜应举理直气壯地說。

“哈哈，你敢和我强嘴！告訴你，穷小子，今天我凌湘洲要打围寨，你的房、地就是我的。”凌湘洲霸道地說。

“你做梦！只要我姜应举活着，你休想动我一砖一瓦，休想叫我全家挪动一步！”

凌湘洲听姜应举話語坚决，神态倔强，心里有些害怕，不觉后退了两步。但刹那间只見他狗眼一轉，嘿嘿两声冷笑，馬上又象一只疯狗似地咆哮起来：“好哇，你这小子不識抬举！竟敢私通共党，破坏打寨。来人啊！給我綁起来，带走！”話音刚落，沈殿科等十几个狗腿子蜂拥而上。姜应举掄起两只鉄拳，竭力抵抗。只見他抬起一脚，打出一拳，两个狗腿子馬上滾出一丈多远，臥在地上“嗷嗷”喊叫。但是終因寡不敌众，姜应举被捆綁起来。凌湘洲胡子一翘，下令道：“重打一百大棍，扔出寨墙，砸鍋封門！”

姜应举遭受一頓毒打之后，被扔在寨墙外的野地里，不省人事。他的一家老小也被赶出寨門，流落在寒风刺骨的曠野荒郊。

凌湘洲霸道凶残，激起了穷苦农民的憤恨，在他們的心里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一九三七年春天，凌湘洲看見和他柴山搭边的桃花塢山上，黄栗树长得枝叶茂盛，树干挺拔，于是又起了恶念头。他估算了一下，这样的好柴山，砍一次柴，就可烧炭三四千斤，这个收入可不小呀！他馬上喊来了狗腿子沈殿科，对他說：“把柴山边界那座小庙移到老姜家的山腰上。”狗腿子馬上照办了。

不久，貧农姜应章上山时，发觉了这件事，便气呼呼地找到凌湘洲質問道：“你为啥把庙移到俺那山腰上去啦？”

“你懂个啥！神仙住得不舒服，所以給他搬搬家。一个小庙能占多大地方？”

“那不行啊!”

“有啥不行。我說行就得按我的意思办! 快滚! 少在这囉嗦!”凌湘洲睜大两眼,凶狠地說。随后,就叫狗腿子把姜应章轰出了大門。

沒过两个月,凌湘洲又偷偷叫狗腿子把小庙移到桃花塢的山东边。这样一来,凌湘洲霸占桃花塢柴山的阴謀,算是布置停当了。

冬天来了,正是砍柴烧炭的好季节。凌湘洲馬上派狗腿子沈殿科带着一帮人,到桃花塢山上砍柴烧炭。善良純朴的老实农民姜应章,这一下才算彻底識破了凌湘洲移庙的卑鄙目的。他二次闖进凌湘洲的大厅,憤怒地质問他:

“你为啥叫沈殿科領人把我柴山上的树砍了?”

“誰砍你的树啦?桃花塢的柴山本来就是我家!”

“光天化日你敢霸占柴山?”

“你嚷什么! 契約上写得清清楚楚,柴山以小庙为界,小庙这边的柴山都是我的!”

“你胡說,契約是你私訂的,小庙是你私自移动的。我要告状!”

“你告吧! 嘿嘿!”凌湘洲发出两声奸笑,伸出了一只手,比划着說:“你就是孙猴子,一跟头十万八千里,也翻不出我如来佛的手心。”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,一个穷苦农民,能上哪里去告状呢? 又有哪一个官府衙門会替穷人說話呢?

姜应章全家十几口人靠它活命的柴山,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硬被凌湘洲霸占了。从此,姜应章全家陷入了食无粮、穿

无衣的悲惨境地。“桃花塢下滔天恨，凌家罪孽似海深”。这就是凌湘洲霸占了桃花塢柴山以后，在群众中慢慢流传开的两句民謠。

也是这一年，凌湘洲又看上了同村汪、楊两家的坟山。于是，他就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坐着轎子，左右由四十多名持枪背刀的匪徒护卫，后面由八个人抬着一块石碑，前呼后拥地走出了凌家大門。当轎子到达汪、楊两家坟山的时候，凌湘洲在轎里开腔了，他恶狠狠地說了句：“住轎”。抬轎的哪敢怠慢，連忙把轎子放了下来。凌湘洲下轎后，就叫狗腿子把石碑竖在坟山边。

石碑竖完，凌湘洲上轎回家。他坐在搖搖晃晃的轎子里，心里盘算着：“一百八十亩山地，光是树木，每年就可以卖大头銀洋千把块。”他想着想着，乐得两只狗眼眯成了一条綫。

凌湘洲走后，村里群众紛紛前来看碑。汪、楊两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，也夹在群众中間发着愣。只听有人念道：

“天运癸酉年十月十五日，楊家崗地主凌兴信堂規定：每年斯自焚化細花尖紙拾斤，清檀香拾古，炮一百枚，于此以作本山境內无人祭祀之墓灵收用，代运无替。湘洲志。”

“哎呀！凌四秃子竖个碑，就算把老汪家、老楊家的坟山霸占了！”“这真是无法无天啊！”群众議論着，充滿了憤怒的情緒。

汪、楊两家听了这些話以后，好象一瓢冷水浇在头上。两家人一商議，便跑到乡公所告状。其实乡长汪云桥早就被凌湘洲买通了，所以他还没听完他們的話，便怒冲冲地喝道：“快滚开！这山本来就是湘四爷的，你們这两个穷鬼竟敢誣賴！”



“一百八十亩山地，光是树木，每年就可以卖大头銀洋千把块。”他想着想着，乐得两只狗眼眯成了一条线。

“是誰誣賴？这村前村后的老老少少，誰不知道这坟山是俺們两家的！分明是凌四秃子要霸占俺們的坟山！俺們要上告！”

“上告？你們这是送死。告到哪里也不行！你們可知道凌家有权有势、有枪有炮？你們可知道南京中央政府里有凌家的人？”

“啊！”汪、楊两家愣住了。就这样，他們两家祖祖輩輩传下来的坟山，也白白地被凌湘洲霸占去了。

凌湘洲依仗权势，依仗手中的枪杆子，又陆陸續續霸占了群众的許多柴山、竹园和良田。如商城县一个姓杜的一百多亩柴山，只是由于和凌湘洲的柴山搭界，凌湘洲也跑去豎上一块石碑，从此，杜家的一百多亩柴山，就算是他的了。又如貧农楊綿芝的三十亩“小罗圈”坟地，凌湘洲看着眼馋，硬說这块地是“月亮地”，說它“风水好，葬棺后，定可洪福齐天”，于是就在一九三三年扒棺搶葬，賴下了这块地。这样，到解放前夕，凌湘洲居然成了一个拥有良田、竹园、松山、柴山等一千五百多亩的大地主了。

“南霸天”凌湘洲就是仗权势，靠誣賴、搶劫、欺压、訛詐起家的。在凌湘洲的残酷盘剝、掠夺下，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破产逃荒，有多少家穷苦农民終日掙扎在死亡綫上，有多少家穷苦农民卖儿卖女、流落他乡，有多少个穷苦农民屈死在荒郊野外无人埋葬！这笔賬是算不清、說不尽的。“南霸天”凌湘洲象天下所有的地主一样，他們的发家史，正是无数劳动人民的破产史、血泪史。

貪得无饜 敲骨吸髓

日夜累断脊梁筋，
省吃儉用枉費心；
凌四秃子心毒狠，
千金难滿他的心。

从这首民謠里，我們可以看到昔日“南霸天”凌湘洲在吮农民的血汗时，是怎样的貪得无饜。

凌湘洲靠霸山、吞田，在很短一个时期里，就成了固始南部的首富。但他仍不滿足。正如凌湘洲自己所說的：“不杀穷人不富。”他利用霸占来的山、田，吸尽了佃戶、长工的骨髓，养肥了自己和他全家老小。

一九三四年，凌湘洲为了监督长工做活，专门在楊家崗岭上，盖起了五間两面有門的房子。长工們在西边做活，他就开西門；长工們在东边做活，他就开东門。他坐在門口的圈椅上，两眼瞪得象牛眼一样大，監視着长工干活。夏天，他坐着黑漆太师椅，叫长工們把他抬到山頂上。他坐在浓密的树阴底下乘风納凉，监督着长工做活。从山底下远远望去，活象一条黑山猪臥在山頂上。如果他看到哪个长工稍有怠慢，就叫狗腿子跑下山去用芥刺条子乱打，或是用皮鞭子死命抽。

凌湘洲压榨他的佃戶，更是残酷。每个佃戶給凌湘洲交課交錢的名堂多得数也数不清。除了課帖錢、借貸錢、量課錢、灰土錢等名堂外，每年夏、秋交完大課后，还要交項目繁多的鸡課、鴨課、羊課、鵝課、棉花課、草課、花生課、油課等等。每年到了麦熟稻黄的时候，凌湘洲就坐着大轎，带着狗腿子和厨

子，到各个佃戶家“測課”。所謂“測課”，拆穿了說，就是凌湘洲趁新糧登場，到佃戶家大吃大喝一頓。當凌湘洲的大轎一落地，狗腿子便馬上拿出菜單，叫佃戶照菜單上開的去買，買回来后由凌湘洲自帶的廚子去做。等凌湘洲吃飽喝足，臨走時，佃戶還得開兩塊銀元的轎伕錢。就是這兩塊錢，一轉眼，凌湘洲也塞進了自己的腰包，轎伕連銀元是白是黑也沒看着。

佃戶們交課時，“南霸天”只准用他自己特制的、加三五的“凌記”大斗量，加三的大秤稱。另外，擺在倉庫門口的還有大風車、鋼絲篩子等。佃戶們送來的糧食、副業課，經狗腿子們風車吹、篩子篩、大斗量、大秤稱，一石只剩了七斗，十斤還不到八斤。而“南霸天”却從中又榨取了勞動農民更多的血汗。

一九三四年，佃戶曹春如種了凌家二十畝田。全家人日不歇、夜不眠，披星星、戴月亮，實指望秋收後有個好收成。秋糧登場了，收成果然不錯，一共打谷三十石。一家人盤算着去掉租糧十八石，剩下的糧食，摻上野菜，勉強還可以喝上兩頓稀湯。誰知交課時，凌湘洲的鐵算盤一撥，曹春如收的糧食交得一粒不剩，還倒欠下凌湘洲兩石糧。曹春如忍氣吞聲回到了家。一家人一聽氣得大哭了一場。後來，他們吃糠咽菜，好容易苦苦地熬過了一個寒冬。臘月二十八那天，曹春如到凌家交起莊錢。凌湘洲收了錢，卻不准起莊，另外又加了八十塊課帖錢。

“湘四爺，我家連吃的都沒有了，哪有錢呢！”

“沒有也容易，扒鍋封門，給我滾蛋！”

“那我全家老小咋活啊！你給俺家留一條生路吧！”

.....

一陣沉默之后，只見凌湘洲又用黑手挠了挠禿頭，用賊眼溜了溜旁邊站着的萬三友和另一個佃戶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那好吧，兩條路，由你們三家挑。一條是每戶加課帖錢八十塊，立即交清，抗交者，年三十搬家滾蛋！一條是你三家合伙給我挖一口養魚塘。”

曹春如等三家佃戶前思後想實在沒有辦法，只好答應給凌家挖一口池塘。寒冬臘月，三家人老的、小的，男的、女的，顧不得天寒地凍，一齊來到曠野里，挖的挖，挑的挑。他們天不亮開工，天黑了還收不了工。從正月初二一直挖到二月初六，才把一口二畝大的水塘挖成。塘挖成了，可三家人瘦成了皮包骨頭，肩膀腫得象發面饅一樣，手脚都凍爛凍裂。在這滴滿三家佃戶血淚的池塘里，凌家每年養肥兩千多斤大魚，專供自己享用。

“南霸天”還有一種無理的規定：凡是凌家的佃戶，每年要給他無償勞動一百天，園戶要無償勞動二百天，不管忙閑，啥時叫啥時到。但實際上，佃戶和園戶到凌家無償勞動的日子，遠遠不止這個數。他們一到凌家，凌湘洲就給派各種各樣的繁重活。這樣，佃戶和園戶就是起早摸黑地干，也不能在規定天數內干完這無盡頭的活。

一九三五年，天大旱，一到三伏天，條條河水斷了流。這時候，凌湘洲却叫園戶日夜不停地砍了兩萬斤竹竿，并強迫五十四個佃戶和長工，作為無償勞動，硬要他們在河底朝天的砂石灘上拉“旱筏”，以便運出去搶賣高價錢。但自古以來，只有河里有水才能行船放筏，哪有拉“旱筏”的呢？可是凌湘洲一心想着銀元、鈔票，哪管窮人的死活！三伏天，赤日炎炎，地主

老財和公子哥兒們正躲在深宅大院里揮扇納涼，尋歡作樂，但一群赤身露體、雙手拉繃繩的佃戶和長工們，卻把腰彎得象張拉滿的弓一樣，在那晒得如同一團烈火的砂灘上，邁着沉重的脚步，發出渾重的吭喏聲，一步步向前走去。這些渾身晒得發亮，雙腳被砂石烤得血泡攞血泡的苦工們，從冷水店到郭陸灘的三十多里路，竟足足走了一個月零三天。他們汗流盡，勁使完，到頭來，凌湘洲還大罵他們走得太慢，使他的竹竿沒有賣上高價錢。

“種了凌家田，賽如上刀山”，這話千真萬確。只要你上了凌家的圈套，想逃也逃不出“南霸天”的虎口。有一個給凌湘洲看竹園的小李大，由於受不了凌湘洲的欺壓，在一九三六年八月，向凌湘洲提出退庄不干了。凌湘洲听了以後，“嘿嘿”兩聲冷笑，齜着滿嘴被大煙熏黑的狗牙，無中生有地罵着：“好啊！把我的竹竿偷光了，你想遠走高飛呀！別痴心妄想！”第二天，凌湘洲就派保長秦占成把小李大綁到寨里，用新麻繩拴着兩個大姆指和兩個腳趾，把他象鴨子梟水似地吊在屋梁上，硬逼他承認偷了凌家六十捆竹竿（每捆二百二十斤）。小李大堅決不承認。凌湘洲惱羞成怒，親自下手，在懸空的小李大身上，壓上四塊十多斤重的土坯，壓得小李大的腳趾和大姆指象斷了一樣的疼痛，渾身骨頭咯噠咯噠響。可是，小李大咬緊牙關，始終沒有喊叫一聲。凌湘洲看小李大是個硬漢子，就命令狗腿子們把他松下來，用毛竹披子打，把他打得渾身鮮血，衣裳變成了碎布條，簡直成了一個血人。這時候，凌湘洲才狠狠地說：“哼！不給你一點厲害看，你還不知道我是幾斤幾兩！告訴你，你那一百塊錢押金，我全部扣下了。明天，扒鍋封門，

趕出寨門！”

第二天，鍋被砸，門被封，小李大由妻子扶着，帶着四歲的孩子，胳膊窝里只夾了一件破夾袄，被轰出了寨門，剩下的東西全被凌湘洲霸占去了。天蒼蒼，地茫茫，一家三口人吃飯沒有鍋，睡覺沒有窩，象斷了綫的風箏一樣隨風飄蕩，到處流浪。後來，他們只得沿門乞討，流落他鄉。

一九四四年臘月，天寒地凍，北風怒吼。“南霸天”硬逼着長工和佃戶們為他上山砍柴。長工和佃戶們忍飢受凍，一連砍了十幾天，“南霸天”卻不准他們下山休息一天。他們的手上、臉上、腳上，凍得裂開了口，布滿了一道道血痕，寒風一吹，象刀割一樣的疼痛。

長工、佃戶們終于累得精疲力盡了。他們只好砍一下，歇一歇，再砍一下，再歇一歇。這樣，一天下來，每人兩担柴還砍不夠。為了瞞過“南霸天”，長工和佃戶們想了個辦法，在晚上下山送柴時，分批陸續下山，把柴捆捆小些，三個柴捆兩個人挑，來回多挑幾次。日落西山后，長工們陸續下山送柴。佃戶蘇家志由于勞累過度，所以走得特別慢。當他挑着柴，最後一個走進凌家大門時，“南霸天”穿着黑色皮大衣，象幽靈似地突然出現在大門口。蘇家志心里一驚，一捆柴禾掉了下來。“南霸天”一見柴捆個兒不大，立即抬腿朝蘇家志身上就踢，惡毒地罵不絕口。晚上，“南霸天”又把砍柴的佃戶和長工們叫到大廳里，當着他們的面，將蘇家志的衣服扒光，逼着長工溫長富用抬轎的五尺木杠打蘇家志。階級兄弟心連心。溫長富雖把木杠高高舉起，但杠杠都打在磚地上。凌湘洲見到這般情景，憤怒地走過來，一把奪過木杠，狠狠打了溫長富几下，再調